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一一四回 王熙鳳歷幻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

卻說寶玉、寶釵聽說鳳姐病的危急，趕忙起來。丫頭秉燭伺候。正要出院，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：「璉二奶奶不好了，還沒有咽氣，二爺二奶奶且慢些過去罷。璉二奶奶的病有些古怪：從三更天起，到四更時候，沒有住嘴，說了好些胡話，要船要轎，只說趕到金陵歸入什麼冊子去。眾人不曉。他只是哭哭喊喊。璉二爺沒有法兒，只得去糊船轎，還沒拿來。璉二奶奶喘著氣等著呢。太太叫我們過來說，等璉二奶奶去了再過去罷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也奇！他到金陵做什麼去？」襲人輕輕的說道：「你不是那年做夢？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。莫不璉二奶奶是到那裡去罷？」寶玉聽了，點頭道：「是呀，可惜我都不記得那上頭的話了。這麼說起來，人都有個定數的了。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裡去了？我如今被你一說，我有些懂的了。若再做這個夢時，我必細細的瞧一瞧，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。」襲人道：「你這樣的人，可是不可合你說話！我偶然提了一句，你就認起真來了嗎？就算你能先知道了，又有什麼法兒？」寶玉道：「只怕不能先知，若是能了，我也犯不著為你們瞎操心！」兩人正說著，寶釵走來問道：「你們說什麼？」寶玉恐他盤詰，只說：「我們談論鳳姐。」寶釵道：「人要死了，你們還只管議論他。舊年你還說我咒人，那個籤不是應了麼？」寶玉又想了一想，拍手道：「是的，是的！這麼說起來，你倒能先知道了。我索性問問你：你知道我將來怎麼樣？」寶釵笑道：「這是又胡鬧起來了。我是就他求的籤上的話混解的，你就認了真了。你和我們二嫂子成了一樣的了：你失了玉，他去求妙玉扶乩，批出來，眾人不解，他背地裡合我說，妙玉怎麼前知，怎麼參禪悟道，如今他遭此大難，如何自己都不知道？這可是算得前知嗎？就是我偶然說著了二奶奶的事情，其實知道他是怎麼樣了？只怕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呢。這些事情，原都是虛誕的，可是信得的麼？」

寶玉道：「別提他了。你只說那妹妹罷，自從我們這裡連連的有事，把他這件事竟忘記了。他們家這麼一件大事，怎麼就草草的完了？也沒請親喚友的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這話又是迂了。我們家的親戚，只有僑們這裡和王家最近。王家沒了什麼正經人了；僑們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，所以也沒請，就是璉二哥張羅了張羅。別的親戚雖也有一兩門子，你沒過去，如何知道？算起來，我們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。好好的許了我二哥哥，我媽媽原想要體體面面的給二哥哥娶這房親事的。一則為我哥哥在監裡，二哥哥也不肯大辦；二則為僑們家的事；三則為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邊忒苦，又加著抄了家，大太太是一味的苛刻，他也實在難受；所以我和媽媽說了，便將將就就的娶了過去。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樂意的孝敬我媽媽，比親媳婦還強一倍呢；待二哥哥也是極盡婦道的；和香菱又甚好，二哥哥不在家，他兩個和和氣氣的過日子。雖說是窮些，我媽媽近來倒安逸好些。就是想起我哥哥來，不免傷心。況且常打發人家裡來要使用，多虧二哥哥在外頭張頭兒上討來應付他，我聽見說：城裡的幾處房子已經也典了，還剩了一所，如今打算著搬了去住。」寶玉道：「為什麼要搬？住在這裡，你來去也便宜些；若搬遠了，你去就要一天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雖說是親戚，到底各自的穩便些。那裡有個一輩子住在親戚家的呢？」

寶玉還要講出不搬去的理，王夫人打發人來說：「璉二奶奶咽了氣了，所有的人都過去了，請二爺二奶奶就過去。」寶玉聽了，也掌不住跺腳要哭。寶釵雖也悲感，恐寶玉傷心。便說：「有在這裡哭的，不如到那邊哭去。」於是兩人一直到鳳姐那裡，只見好些人圍著呢。寶釵走到跟前，見鳳姐已經停床，便大放悲聲。寶玉也拉著寶釵的手，大哭起來，寶釵也重新哭泣。平兒等因見無人勸解，只得含悲上來勸止了。眾人都悲哀不止。

寶釵此時手足無措，叫人傳了賴大來，叫他辦理喪事。自己回明了賈政，然後去行事。但是手頭不濟，諸事拮据。又想起鳳姐素日的好處來，更加悲哭不已。又見巧姐哭的死去活來，越發傷心。哭到天明，即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來。

那王仁自從王子騰死後，王子勝又是無能的人，任他胡為，已鬧的六親不和。今知妹子死了，只得趕著過來哭了一場。見這裡諸事將就，心下便不舒服，說：「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當了好幾年家，也沒有什麼錯處，你們家該認真的發送發送纔是，怎麼這時候諸事還沒有齊備？」

寶釵本與王仁不睦，見他說些混賬話，知他不懂的什麼，也不大理他。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兒巧姐過來，說：「你娘在時，本來辦事不周到：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，把我們的人都不大看在眼裡。外甥女兒！你也大了，看見我從來沾染過你們沒有？如今你娘死了，諸事要聽著舅舅的話。你母親娘家的親戚就是我和你二舅大爺了。你父親的為人，我也早知道了：只有敬重別人的。那年什麼尤姨娘死了，我雖不在京，聽見說花了好些銀子。如今你娘死了，你父親倒是這樣的將就辦去，你也不知道勸勸你父親嗎？」巧姐道：「我父親巴不得要好，只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。現在手裡沒錢，所以諸事省些是有的。」王仁道：「你的東西還少麼？」巧姐兒道：「舊年抄去，何嘗還有呢？」王仁道：「你也這樣說？我聽見老太太又給了好些東西，你該拿出來。」巧姐又不好說父親用去，只推不知道。王仁便道：「哦！我知道了，不過是你留著做嫁粧罷咧！」

巧姐聽了，不敢回言，只氣得哽噎難鳴的哭起來了。平兒生氣說道：「舅老爺，有話等我們二爺進來再說。姑娘這麼點年紀，他懂什麼？」王仁道：「你們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，你們就好為王了！我並不要什麼，好看些，也是你們的臉面。」說著，賭氣坐著。

巧姐滿心的不舒服，心想：「我父親並不是沒情。我媽媽在時，舅舅不知拿了多少東西去，如今說得這樣乾淨！」於是便不大瞧得起他舅舅了。豈知王仁心裡想來，他妹妹不知積攢了多少。雖說抄了家，那屋裡的銀子還怕少嗎？必是怕我來纏他們，所以也幫著這麼說。這小東西兒也是不中用的！從此，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。

寶釵並不知道，只忙著弄銀錢使用。外頭的大事，叫賴大辦了；裡頭也要用好些錢，一時實在不能張羅。平兒知他著急，便叫寶釵道：「二爺也別過於傷了自己的身子。」寶釵道：「什麼身子！現在日用的錢都沒有，這件事怎麼辦？偏有個糊塗行子，又在這裡蠻纏，你想有什麼法兒？」平兒道：「二爺也不用著急。若說沒錢使喚，我還有些東西，舊年幸虧沒有抄在裡頭去，二爺要，就拿去當著使喚罷。」寶釵聽了，心想難得這樣，便笑道：「這樣更好，省得我各處張羅。舊年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。」平兒道：「我的也是奶奶給的，什麼還不還！只要這件事辦的好看些就是了。」

寶釵心裡倒著實感激他，便將平兒的東西拿了去當錢使用。諸凡事情，便與平兒商量。秋桐看著，心裡就有些不甘，每每口角裡頭便說：「平兒沒有了奶奶，他要上去了！我是老爺的人，他怎麼就超過我去了呢？」平兒也看出來了，只不理他。倒是寶釵一時明白，越發把秋桐嫌了，碰著有些煩惱，便拿著秋桐出氣。邢夫人知道，反說寶釵不好。寶釵忍氣，不提。

再說鳳姐停了餘天，送了殯。賈政守著老太太的孝，總在外書房。那時清客相公，漸漸的都辭去了，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裡，時常陪著說話兒。提起：「家運不好，一連人口死了好些，大老爺合珍大爺又在外頭。家計一天難似一天，外頭東莊地畝，也不知道怎麼樣，總不得了！」程日興道：「我在這裡好些年，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個不是肥己的？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裡拿，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夠一年了。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兩處的費用；外頭又有些債務；前兒又破了好些財，要想衙門裡緝賊追贓，那是難事。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，除非傳那些管事的來，派一個心腹人各處去清查清查：該去的去，該留的留；有了虧空，著在經手的身上賠補，這就有了數兒了。那一座大園子，人家是不敢買的，這裡頭的出息也不少，又不派人管了。幾年老世翁不在家，這些人就弄神弄鬼兒的，鬧的一個人不敢到園裡，這都是家人的弊。此時把下人查一查，好的使著，不好的便攆了：這纔是道理。」賈政點頭道：「先生，你有所不知！不必說下人，就是自己的姪兒，也靠不住！若要我查起來，那能一一親見親知？況我又在服中，不能照管這些個。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，有的沒的，我還摸不著呢。」程日興道：「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；若在別人家這樣的家計，就窮起來，五年五載還不怕，便向這些管家的要，也就夠了。我聽見世翁的家人還有做知縣的呢。」賈政道：「一個人若要使

起家人們的錢來，便了不得了，只好自己儉省些。但是冊子上的產業，若是實有還好，生怕有名無實了。」程日興道：「老世翁所見極是。晚生為什麼說要查查呢？」賈政道：「先生必有所聞！」程日興道：「我雖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，晚生也不敢言語的。」賈政聽了，便知話裡有因，便歎道：「我家祖父以來，都是仁厚的，從沒有刻薄過下人。我看如今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！在我手裡行出主子樣兒來，又叫人笑話！」

兩人正說著，門上的進來回道：「江南甄老爺來了。」賈政便問道：「甄老爺進京為什麼？」那人道：「奴才也打聽過了，說是蒙聖恩起復了。」賈政道：「不用說了，快請罷。」那人出去請了進來。

那甄老爺即是甄寶玉之父，名叫甄應嘉，表字友忠，也是金陵人氏，功勳之後。原與賈府有親，素來走動的。因前年罷誤革了職，動了家產。今遇主上眷念功臣，賜還世職，行取來京陛見。知道賈母新喪，特備祭禮，擇日到寄靈的地方拜奠，所以先來拜望。

賈政有服，不能遠接，在外書房門口等著。那位甄老爺一見，便悲喜交集。因在制中，不便行禮，遂拉著手敘了些闊別思念的話，然後分賓主坐下。獻了茶，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。賈政問道：「老親翁幾時陛見的？」甄應嘉道：「前日。」賈政道：「主上隆恩，必有溫諭。」甄應嘉道：「主上的恩典，真是比天還高，下了好些旨意。」賈政道：「什麼好旨意？」甄應嘉道：「近來越寇猖獗，海疆一帶，小民不安，派了安國公征勦賊寇。主上因我熟悉土疆，命我前往安撫，但是即日就要起身。昨日知老太太仙逝，謹備瓣香至靈前拜奠，稍盡微忱。」

賈政即忙叩首拜謝，便說：「老親翁即此一行，必是上慰聖心，下安黎庶。誠哉，莫大之功，正在此行。但弟不克親睹奇才，只好遙聆捷報。現在鎮海統制是弟捨親，會時務望青照。」甄應嘉道：「老親翁與統制是什麼親戚？」賈政道：「弟那年在江西糧道任時，將小女許配與統制少君，結褵已經三載。因海口案內未清，繼以海寇聚奸，所以音信不通。弟深念小女，俟老親翁安撫事竣後，拜懇便中一視。弟即修書數行，煩尊紀帶去，便感激不盡了！」甄應嘉道：「兒女之情，人所不免。我正在有奉託老親翁的事。昨蒙聖恩召取來京，因小兒年幼，家下乏人，將賤眷全帶來京。我因欽限迅速，晝夜先行，賤眷在後緩行，到京尚需時日。弟奉旨出京，不敢久留。將來賤眷到京，少不得要到尊府，定叫小犬叩見。如可進教，遇有姻事可圖之處，望乞留意為感。」賈政一一答應。

那甄應嘉又說了幾句話，就要起身，說：「明日在城外再見。」賈政見他事忙，諒難再坐，只得送出書房。賈璉、寶玉早已伺候在那裡代送，因賈政未叫，不敢擅入。甄應嘉出來，兩人上去請安。應嘉一見寶玉，呆了一呆，心想：「這個怎麼甚像我家寶玉，只是渾身縞素。」問道：「至親久闊，爺們都不認得了。」賈政忙指賈璉道：「這是家兄名赦之子璉二姪兒。」又指著寶玉道：「這是第二小犬，名叫寶玉。」應嘉拍手道：「奇！我在家聽見說老親翁有個啣玉生的愛子，名叫寶玉，因與小兒同名，心中甚為罕異。後來想著這個也是常有的事，不在意了。豈知今日一見，不但面貌相同，且舉止一般，這更奇了！」問起年紀，「比這裡的哥兒略小一歲。」

賈政便又提起承薦包勇，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同名的話述了一遍。應嘉因屬意寶玉，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好歹，只連連的稱道：「真真罕異！」因又拉著寶玉的手，極致殷勤。又恐安國公起身甚速，急須預備長行，勉強分手徐行。賈璉、寶玉送出，一路又問了寶玉好些，然後纔登車而去。那賈璉、寶玉回來見了賈政，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一了遍。賈政命他二人散去。賈璉又去張羅，算明鳳姐喪事的賬目。

寶玉回到自己房中，告訴了寶釵，說是：「常提的甄寶玉，我想一見不能，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。我還聽得說，寶玉也不日要到京了，要求拜望我們老爺呢。他也說和我一模一樣的，我只不信。若是他後兒到了俺們這裡來，你們都去瞧瞧，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。」寶釵聽了道：「噯！你說話怎麼越發沒前後了？什麼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，還叫我們瞧去呢！」寶玉聽了，知是失言，臉上一紅，連忙的還要解說。

不知何話，下回分解。